

時間和不能預見的遭遇

那是發生在他們開始共同訓練後剛好滿一週的事。

其實之前老師就已預告會有這麼一場測試，可他沒想到七天的時間一瞬就過去了，也許是因國一那年讀到了相關報導和書籍，整整期待了六年，好不容易盼來了十八歲，經過定向訓練後，終於與他念茲在茲的導盲犬相遇了。

此時此刻老師告訴他：「明天你要跟你的夥伴獨立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為確保安全我會在後方跟著，但不會提供任何幫助，因為你們才剛開始配對，所以不論用導盲犬、白手杖還是向路人求助皆可。」為了能順利完成測試，他先打了電話到要去的店家詢問如何前往——其實這家咖啡廳的老闆本身就是導盲犬的寄養媽媽，對話中他鉅細靡遺的重述每個細節——從捷運站3號出口出來後過馬路，遇到麥當勞後左轉，碰到全家後轉進第一條巷子……，深怕有所遺漏或聽錯，同時在腦海中反覆畫著心裡地圖。

隔天早上九點左右，測驗開始，才剛一出發狗狗就不聽使喚，下了好幾次口令才緩慢的前進(回想起來當時他因經驗不足，忘了可以在上路前先做些服從訓練，使狗狗的注意力更集中)，好不容易抵達了捷運站，要找服務台，因是常走的車站，他已然記住櫃台的位置，只不過他也想試試這一個星期以來的訓練成果，不料再次體驗到感情的建立真非一朝一夕就能產生，空蕩的車站迴盪著他下指令的聲音，繞了許久這才抵達。

來到窗口，站務員主動詢問：「需要引導嗎？」這讓他鬆了口氣，因為有時他們還在處理其他業務但他無法察覺，因此時常裹足，不知該何時上前才好，結果站務員請一旁正在收垃圾的清潔阿姨做引導，她立刻爽快的答應了，在前往手扶梯時，阿姨對他說：「抱歉，我剛才以為你是訓練師，沒去幫忙。」他笑笑回答：「沒事。」

被誤認成明眼人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，因為光從外表，短時間內實在看不出他的眼睛與旁人有何不同，這可以是優勢，也可能遭誤會；但通常聽到這樣的話時他是感到高興的——並非他以身為視障者為恥，而是他期許自己能藉由各種訓練，使儀態與氣質都自在且得體。

進行引導時狗狗會站在使用者左側，因此阿姨也就順勢讓他握著她的左手肘，上電扶梯後，雖然早已取消靠右側站立讓出左側通道的規定(事實上這不僅危險，對手扶梯的耗損也大，然而大家仍舊習慣如此。)於是阿姨站到比他上面一階，讓兩人靠右側前後站立，狗狗則跟他平行站著，那時還有些上班族模樣的人急著趕車，好幾個硬是擠過走上月台，一旁分明有樓梯……，他只好盡量把導盲犬靠向自己，避免被踩到。

這是他首次請站務員引導，起初還有些緊張，幸虧阿姨在等車時間了他幾個有關狗狗的問題，讓他稍微放鬆了些，車子進站後下車的人很多，阿姨帶著他上車並找到座位後，車子已然發動，因此她陪著他坐了一站才搭車返回，下車之際她還貼心的告知：「那我要下車囉！再見。」

一路從高架搭到地下，窗外的陽光消失，他也要轉車了，同一站要下車的人很多，好不容易擠過人群，這次是由保全帶他轉車，行進間他問道：「你是新手對吧？」

他聽了有些疑惑，不知道該怎麼回應。

「常搭車的狗狗都會認得站務員，一下車就會主動走向他們。」他這才明白過來，保全又補上一句：「也許是因為知道有了我們，牠們就可以放鬆一下的關係吧！」他聽了也不禁微笑。

這一路都在地下行駛，明知外頭是艷陽高照，車箱內的冷氣卻強到讓人發抖，陰暗的密閉空間使得旁人的好奇眼光變得格外清晰，他非常仔細的聽著靠站廣播，深怕錯過，可軌道摩擦與空調吹送的聲音之大，彷彿刻意要掩蓋掉這一切似的，他不時撫摸一下狗狗的頭，一方面安定自己的心神，同時也暗暗希望待會牠能發揮功用，專心工作。

在目標站引導的又是一位清潔阿姨，不知是否因忐忑之情全都寫在臉上，她主動詢問幾號出口之外，還另外問了最終目的地為何，得知他是第一次前往時，阿姨也替他緊張起來，本來引導人員最多只需要陪同至最靠近出口的馬路路緣，已稱得上十分盡責的了。3號出口外是條雙向各有兩線道的大馬路，剛好行人是紅燈，烈陽照射在人們身上，水泥地上光影錯落，車流量很大；等候的人卻不多，阿姨帶他站到定點後沒有馬上離開。

他揣測：「是要提醒我什麼時候綠燈嗎？」突然之間他聽到阿姨向一個路人說：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請問妳趕時間嗎？能否陪他過馬路呢？」他著實嚇了一跳，不知那位小姐是否益然，他並沒有聽到她的回答，但顯然是答應了，接著阿姨變牽著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肘，正值盛夏，又是接近正午時分，氣溫極高，距離綠燈還有段時間，他因為擔心手汗流在對方手上而自動鬆了手。

「綠燈囉！」說話的同時她主動且自然的勾起他的手向對面走去，「你是要到麥當勞嗎？」大概是方才阿姨告訴她的，於是他簡單說明了那只是前往目的地途中的一個路標。原本阿姨其實只有拜託她陪他到麥當勞而已，到了之後她主動向幾個店家詢問了那家咖啡廳所在的地址要怎麼走，但不知怎的沒有人知道那條路在哪裡。

「我直接陪你去好了！」當問完第三家後她忽然這麼說道，接下來由他指名方向，她便帶者他朝著目的地前進，不可思議的，雖然並非正確的人導法姿勢，她用著他自小就非常習慣的

牽法勾著他前進，他們交談，彼此好像原本就已認識一般自在，期間不時需要從人行道下到馬路邊—整個騎樓都被機車占滿了，違停的。

終於，他們抵達那家咖啡廳，起先還有些不肯定，很快那位寄養媽媽熱情的聲音就出現了：「來來來，快進來！」他只來得及匆匆謝過那位小姐，就進入了店家，老師也隨後進來，接下來發生的一切：點餐、餵狗狗喝水、跟老師及老闆娘對話……，好像都是在恍惚間進行的，不知道為何他感覺：如果當下或想或說太多，就會忍不住哭起來，他甚至不能確定是由於感動抑或無助。

直到那天傍晚，坐在回家的車上，他嘴裡咀嚼著早上沒吃完的餅乾，回憶今天的種種：過去十八年來，他總認為自己的境遇是再平凡不過的，他所受的考驗、壓力無非是人普遍受的一無知的殘酷、愚昧的傷人；唯一的不同可能在於一路上的幫助者不斷，這一趟小小旅程彷彿是他到目前為止人生的縮影，每個關鍵點總會適時的出現某人，這些協助促成了如今很大一部份的他，而今天這些人甚至是跟他素未謀面的，他試著在心裡衡量這些舉動與那些行為、談論與眼神，目前的他感到，在主觀上自己仍無法將兩者正負抵銷，仍然會放大惡而縮小善，但他相信將來不論是這個社會還是他的心都會更加進步、成熟，到時整個環境的氛圍一定也會完全不同吧！

夕陽穿過飛馳在高速公路的車窗，照亮了他腳邊狗狗的淡黃色毛皮，他深深吸氣，又緩緩吐出，咬了口手中的巧克力餅乾，用這個動作再次咀嚼，試著品嚐出這份無私的重量與珍貴。